



直击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胡广欣

管虎新片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在刚结束的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“最佳摄影”奖项。这是黄渤和倪妮的首次合作，虽然两人此次均未斩获奖项，但他们细腻准确的表演却赢得导演管虎、出品人和总制片人梁静以及上影节观众的普遍点赞。

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讲述黄渤饰演的男人和倪妮饰演的女人同时飞抵香港，在等待过关的时间里同住一家酒店。一墙之隔，两个陌生人在短暂的生命交集中，互相倾诉起自身背负的人生压力……

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管虎电影。在人们印象中，他的作品都像正在上映的《狗阵》那般生猛粗粲，但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却主打细腻和微妙的情感。就像黄渤说的，这部电影最难演的就是“不可名状”。

黄渤也参与了这次创作，从创意到演绎都全情投入。他饰演的男人身上，有很多黄渤当下生活甚至过去生活的影子。管虎形容，黄渤把“一部分的自己”投进去了。而首次与倪妮合作的黄渤，对倪妮的表现赞不绝口，称在挖掘角色内心的可能性方面，自己还应当向对方学习。



有别以往的生猛粗粲，管虎新片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主打细腻情感

管虎：让黄渤倪妮拿出80%的感性

梁静 总制片人
刘震云 总编剧
黄渤 倪妮 领衔主演



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是一部“很不管虎”的管虎电影

2 倪妮到了一个女演员最好的时候

记者：这次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和《狗阵》都在上影节期间跟大家见面，感觉它们真的很不同。

管虎：这次想尝试一点新东西。两部片子确实很不一样，比如《狗阵》话不多，但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话特别多。（笑）

记者：黄渤过去跟导演合作过很多电影，比如《斗牛》《杀生》《厨子戏子痞子》等等，这次感觉有什么不同？

黄渤：以前的合作是“激流”，现在可能是“暗流”。这部片子可能不像以往的作品那么汹涌澎湃，但看完之后，那种“暗流”的力量会久久缠绕在你的脑海中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感觉。我也觉得我和导演合作了那么多次，应该有一部这样的片子出现了。

记者：有人说，《狗阵》里彭于晏的角色应该让黄渤来演，反而像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这样的，大家会觉得更适合彭于晏来演。

黄渤：以前导演对演员的用法确实是那样的，但人都会成长，他现在不会只看外部表现，也会看到内心和实质。（笑）所以，这部戏他让我演男人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彭于晏身体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。

记者：这是你第一次跟倪妮合作，感受如何？

黄渤：她真的是一个惊喜。我觉得她到了一个女演员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她把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跟人物的塑造结合起来。她的表演非常准确和精彩。她能做到一种生理上的直感，不经过那么多处理，不加入太多的技巧，这点很不容易。

她演的女人，有时候是“脆”的，有时候是敏感的，有时候是坚定的。说实话，如果我拿到类似的角色，对角色所产生的可能性，未必能感受和表现得像她这么多。我觉得她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。

3 拿出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部分，黄渤成了他自己

记者：演了这么多年戏，这次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黄渤：最难的是演出一种“不可名状”的感觉。偏偏你还要用有形的台词和动作去演出那种感觉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

管虎：我觉得他没在演，他给我的感觉就跟“演”没太大关系。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，他成了他自己了。除了做减法，他还拿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部分。

记者：片中有一些细节，比如男人半夜在酒店为霸总小说配音，观众都看笑了。

黄渤：影片确实放进很多我生活的痕迹，包括我小时候对音乐的梦想，以前做过的配音工作等等。导演没有回避，都把它们加进来了，所以这次我没用太多的技巧，就多用自己生活里总结积累的东西。

记者：在理性和感性之间，这部戏是如何把握的？

管虎：这次我是哄着黄渤和倪妮，让他们拿出80%的感性，只剩20%的设计。这样，你就会得到很多突如其来的惊喜，这都是在演员最舒服的状态下才会有的。

4 超越了男女之情，更多的是关于人的故事

记者：导演是怎么理解片中女性部分的？

梁静：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管虎和黄渤想做这个片子，也是出于他们对家庭里的女人的一种理解。可能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开始感受到了女人所承担的东西。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出发点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小感动的。我觉得这部电影会让很多女人感受到，男人对女人是理解的。

黄渤：现代人的身份都没有那么明确，什么男人负责这些，女人负责那些。比如梁静现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是很多片子的制片人，同时她也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。所以，虽然片子是

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，但你也可以把“男”和“女”去掉，就是“人”。

记者：有一部经典的法国电影也叫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，两部戏有关系吗？

管虎：克洛德·勒卢什是我特别尊敬的导演。他的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特指一种情感关系，而我们的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是超越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的，它更多是关于人的故事。实际上关于片名，我们想过很久。渤哥出过一个主意叫《他和她》，但后来我们讨论完觉得，这个名字对很多观众来说不是太明确，最终还是决定叫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。

5 孩子的长大和亲人的离去，每个人都躲不开

记者：这次的电影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管虎。导演怎么看待自己的内心世界？

管虎：大家可能看着我这个人高马大，是一个直男，其实并不是。我内心有很多敏感、脆弱甚至软弱的地方，只不过一直没机会给大家看到。（笑）

记者：片中人物的人生困境，你们也会有吗？

黄渤：每个个体和每个家庭，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我们的困惑不一定就是电影里那些，但大多数不会差太远。比如我们都得面对孩子的成长，需要在自己都很迷茫的时候，给孩子的疑惑找出一些答案。亲人的老去甚至离开，是每个人到了这个人生阶段都躲不开的。没有标准答案，比如我只能有空的时候就赶紧回家看看。

《星星在等我们》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

导演张磊：开拍后不许看剧本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胡广欣

对大众来说，《星星在等我们》或许是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4部影片中最没“星光”的。但是，业内人士和影迷却不敢小觑它，因为该片导演张磊此前曾凭《八月》《蓝色列车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下午过去了一半》等长片和短片作品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、东京国际电影节、平遥国际影展等。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除了《星星在等我们》入围主竞赛单元，张磊执导的短片《我们为梦做什么》得到了“最佳真人短片”提名。

《星星在等我们》讲述的是西北人老张面对生活和事业困境，想要开着皮卡去沙漠去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故事。一路上他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，他们陌生、神秘又似曾相识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恍惚，难分现实与梦境。最终这些理想者们挤在破皮卡车里，驶入夜色中，驶向各自的理想之地……

张磊透露，老张这个角色有原型人物：“曾有朋友找我拍一位陕西企业家的故事。但我觉得，真实的人物最好就以真实的形式存在，电影还是应该多一些创作的空间。”最终，张磊结合了原型人物，塑造出电影里那一批“很笨拙地坚持梦想”的人。与此同时，这部电影也融入了他之前作品《蓝色列车》里的人物。张磊透露，《蓝色列车》的人物今后也会在他未来的电影里出现，“仿佛他们就生活在电影空间里一样，比如这次跟老张相遇，大家一起同行”。

《星星在等我们》男主角老张的扮演者梁景东，原本是业内知名的美术设计师，曾为贾樟柯作品《小武》《任逍遥》《三峡好人》《风流一代》担任美术设计，也是从贾樟柯的《站台》开始，他“兼职”当演员。张磊的前两部作品《蓝色列车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，他也都以演员身份参与拍摄。他说，像张磊这样纯粹的电影爱好者，拥有一种“磁铁般”的吸引力。

梁景东透露，因为《星星在等我们》是在沙漠里拍的，这给了他一个解开心结的机会：“我记得6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在沙漠里驾车，不到30岁的年轻人

命，就那样停止了。我很久都无法释怀。这次面对沙漠，我默默对这个学生说，我过来了，我要亲身体验一下你当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。”梁景东说，当他在沙漠中开车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像在跟那个学生相处，两人一起找出生命疑问的答案，“拍完这部电影之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放下了”。

女主角黄丽丽说，影片虽然才拍摄20天，但整个过程很快乐，“甚至有一点忘记了我们在拍电影，就像我们这几个人生活在一起了”。她自省，以前自己对人生有点较真，但拍完这部电影之后，觉得“好像人笨一点、慢一点，也可以过得很好”。

《星星在等我们》是张磊继《八月》《蓝色列车》之后编剧执导的第三部长片，也是文牧野、毕赣联合发起的“没有名字”计划亮相的首部作品。主创们透露，文牧野、毕赣很尊重他们创作的独立性，而“放手”的风格也同样体现在张磊对演员的把控上。他会让演员在开拍前读几遍剧本，开拍之后就让他们把剧本扔了，不许再看，用感受和体验而不是思考去塑造角色。



《星星在等我们》海报

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：吉泽亮演绎边打手语边说话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李丽



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海报

人士那里得知，听障人士和CODA人士使用的手语是不一样的。原来手语的世界如此复杂。”

影片讲述了五十岚大从刚出生到28岁的故事，吉泽亮从主人公的15岁开始演起。以30岁的年龄读中学生，吉泽亮坦言是一个挑战：“我经常被导演说声音太低沉了，不像一个15岁的少年。导演跟我一起研究怎样让我的声音听起来更像中学生。”

令吉泽亮印象最深的一幕是，五十岚大从高中失败后对母亲发火：“我当时非常情绪化，一边打手语一边说话。我在排练的时候有点不解，询问了CODA人士后，确认了他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的确会一边打手语一边说话。”

吴美保：同时感受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非常美妙

吴美保导演是颇受瞩目的影坛新星，她的上一部长片《只在那里发光》（2014）曾代表日本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。为时隔9年再次推出长片新作？吴美保坦言是为了育儿：“我现在有两个孩子，大儿子刚好9岁。虽然这9年我也拍了一些短片和广告，但始终无法兼顾长片拍摄和照顾孩子。因为我拍长片的时候，习惯24小时都沉浸在工作中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是我重新回归长片拍摄的好时机。”

影片根据作家五十岚大从的自传式散文改编。吴美保说，故事里听障父母和健全孩子之间的感情触动了她，由此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。亲子关系是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很重要的一环。五十岚大从从小就习惯于为听障母亲担任“翻译”，但他渐渐无法忍受周围的异样目光，和母亲之间也产生了隔阂；终于在20岁那年，他逃离家乡，到了东京发展……

筹备电影期间，吴美保认识了许多CODA人士，了解到他们独特的世界观：“他们在有声和无声的两个世界中穿梭着生活。我或许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，但我认为能同时感受这两个世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把这两个世界呈现给观众。”

与2021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《健听女孩》一样，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中的听障人士角色都由听障人士出演。吴美保认为，这种做法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。她说：“通过这部电影的拍摄，我对很多听障人士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学习和了解。对他们而言，听不见并非一种残疾或者不自由。他们有自己的语言，那就是手语。”

吉泽亮表示，跟听障人士对戏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与他们沟通的技巧：“比如‘没关系’这句手语，到底是‘没关系’还是‘没关系’？要靠表情来理解。在拍摄过程中，这对我来说也是挑战之一。”

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是导演吴美保时隔9年的长片新作，由日本演员吉泽亮主演。两人出席影片的映后交流和媒体见面会，闭幕式上，他们与饰演听障母亲的忍足亚希子一同踏上红毯。

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聚焦CODA人士（Child of Deaf Adults，即出生在听障家庭、听力正常的孩子）。影片延续了吴美保润物细无声的风格，呈现了CODA人士五十岚大（吉泽亮饰）对听障父母从嫌弃到理解的过程。吉泽亮在片中有大量无对白的手语表演，对他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

吉泽亮：原来手语的世界如此复杂

吉泽亮是日本演艺圈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，在中国也具备相当的人气，主演过《假面骑士》《银魂》《王者天下》《齐木楠雄的灾难》等多部作品，2021年主演大河剧《直冲青天》。吉泽亮现身映后交流时，全场发出惊喜的欢呼。他先用普通话向大家打招呼，还透露了他与中国的一段缘分：《王者天下》在宁波象山影视城取景，“当时承蒙中国的照顾，谢谢你们”。

吉泽亮过往拍摄商业片居多，与此次《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》风格有所不同。导演吴美保表示非常相信吉泽亮的能力：“我制作这部电影的最大动力就来自能与吉泽亮先生合作。我看了他以往的很多作品，非常相信他有这个能力。”

吉泽亮在正式拍摄的两个半月前找了老师学习手语，也与现实中的CODA人士交流，尽量贴近角色。这次拍摄体验让他收获良多：“我从老师和CODA

1 人生就像捧着瓷罐爬山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

记者：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是什么？

管虎：我和渤哥到了这个年龄，有了一些感受，想把这些感受放到电影里。我们放进了很多身边的真材实料的故事。

记者：影片里男人和女人被困在一个酒店，他们的人生也处在各自的困境。为什么想拍这样的命题？

黄渤：我前阵子还在跟导演说，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像捧着一个大瓷罐子往山顶爬。谁敢保证走到最后，这个大瓷罐子不会磕碰几下，甚至摔个稀碎？所以每个人都小心翼翼。这部电影的故事，就好比两个人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相遇了，一起坐下喘口气。

在这个人生阶段拍一部这样的电影，确实是一种刻意为之。再

早一点，可能我们对这个话题揣摩得还没那么清楚。但现在，这部电影就像一个使用说明书，它会提醒你当人生“使用”到哪个阶段，会出现哪些故障，该怎么去面对。

记者：听起来挺复杂。

黄渤：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既简单又复杂。它简单到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但它也复杂到了一段人生或者一个世界。最简单的东西，往往也是最复杂的。

梁静：我们最终想表达的是，大家遇到生活中的重压时，不是非得马上解决，而是先接受一切发生的可能性，再慢慢找方法去解决。中年人的崩溃往往在一瞬间，这个崩溃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但无论遇到任何困境，我们都要积极面对。



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主打细腻情感